

晉書卷一百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九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畱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尙書王尙黃門郎段章尙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尙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

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叅讚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誣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

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
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
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
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旣死祕不發喪南陽
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
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
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卽帝
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子諮議堂旣葬乃親庶
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
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

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旣發宣叅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旣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

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
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
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
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
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
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
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
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
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
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于長

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
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
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
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及
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
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
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
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
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
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

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
旣尅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
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
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
西姚謐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
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
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
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
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
氏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

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謐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斂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虵立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上以禮君柰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

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沮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沮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沮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

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沮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臯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沮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旣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

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
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立忠誠咸共毀之固勸
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立率精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
石無諱東戡鞏城以距王師立泣謂洸曰立受三帝重
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
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皐滎陽武牢諸城悉降
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立與晉將毛德祖
戰于栢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立司馬騫
鑒冒刃抱立而泣立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
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

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閭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畱屯不進姚懿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

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詔勅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立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

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蚍蜉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淒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

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尅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謐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灋西扶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蚤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

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
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
恥沮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
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
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畱寧朔尹雅爲弘
農大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沮謝讚曰元子不能崇
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旣上負祖宗
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
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
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

不持面復見陛下沮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
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
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沮哭之悲慟葬
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
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旣而殺晉守者奔固
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
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沮寧東
姚成都所敗沮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沮進紹
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
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